

# 弘誓通訊

一九九三・四

第二期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 終極的關懷

人的必然死亡，外境永遠的變動不居，以及個人在歷史時空下生命的落空……古往今來這些人性的普同經驗，人類的共同難題，稱之為終極問題。佛法所要給予眾生的，也就是這樣的終極關懷。

同學們上學期的期末心得報告我都看完了，歸納出大家入學的共動機是：「希望學佛能有助益於生活。」然而佛法如何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產生效益呢？有一位同學說上我的課時，很害怕點名問題時被抽到，所以他就默念世音菩薩的聖號，求其保佑。而菩薩劍也慈悲靈感，每次都使他化險為夷。你們說這是不是學佛的效用呢？有位同學說，這一期的四門課裏，收穫最大的是共修課中教授的佛門基本儀節，使他訪道場或多參加法會時能禮如儀、從容有序。你們說這是不是學佛的效用？也有同學私底下問我，他家的小孩子不乖怎麼辦？哈佛持咒能對法嗎？當然大多數的同學表示他在這裡得到佛法的啓迪，淨化了自己的思想與觀念，更確定了未來的人生方向。原來學員學佛的目的與內容是這麼的不同。

「佛法教育科學化」一直是我們辦學的理念。在弘揚的過程中，從佛陀深達慧海所流傳而出的教法，因應於時代因緣，應該有現代科學化管理的觀念。整個教育過程中，上自宗旨、目標、人事組織的訂定，到教員、學生、科目、教材、進度的安排；下至於輔助教學的課外、社團活動的設計，都希望它是透過分析、計劃與評鑑等的良性循環系統來規劃的。既然弘誓的教育是有目的的活動，學習者若對學院的教育目標有所誤解或認識不清的話，在學員的預期心理與學院的實際狀況不能對焦的情形下，同學容易產生失望的情緒，連帶也影響了學習的品質。所以認清佛法度生的終極目的，以致於認識學院辦學的目標，是有助於大家在弘誓學院有效學習的關鍵之一。

人類食息於天地之間，必然會遇到生活的難題，亦會尋求解決的方法，物質文明與自然、社會科學的產生，都因「尋求解答」的這股原動力而激盪、進展。然而有些難題的性質非常特殊，它超出個別而問全體；超出現象而問本質；超出時空而問時空的究竟；超出生活而問生命的本身。所謂「連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終」——人的必然死亡，外境永遠的變動不居，以及個人在歷史時空下生命的落空……古往今來這些人性的普同經驗，人類的共同難題，稱之為終極問題。佛法所要給予眾生的，也就是這樣的終極關懷。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當終極問題的解答與生命航程的輪廓漸漸清晰明晰時，思想的困境與情緒的壓力亦因此得到釋放與舒緩，有些人的身心甚至會獲得不同程度的感應。我常說這是學佛的附加價值。若是遇到身體的病惱，家庭、事業等的困擾而入佛門，甚至一發心學佛就要

# 科學的引航

## ——弘誓學院的特色與功能

性廣

求感應、求神通，未免捨本逐末，錯認定盤星了。

接下來談一談弘誓的功能。在二月二十八日的小組長訓練課程中，我們很清楚地介紹了弘誓辦學的定位與目標：是在社會成人教育的領域中推廣佛法，透過長期、次第的教學活動，引導修學者思索生命哲學、探求佛法深義。面對佛法的浩瀚無垠，弘誓學院給學員一個羅盤、一張地圖，並教導使用的方法，希望大家在修學的途中不會迷了路。所以有階序的安排課程、編寫教材，並規定長期（二年）的修學年限，定時的繳交心得報告，成了弘誓不同於一般佛教團體隨機教化信眾的特色，反倒是像社會上正規的學校教育了。基於「解行並重」的原則，也會因應需要，設計一些輔助教學的活動：例如山林行腳、齋食禪修、佛一共修、課外專題演講等。但我們一直很清楚地嚴守弘誓的本務與明瞭組織的極限；這份謹守與嚴持，來自於對無我緣起法的深刻體會。如果竟然有一個人（或團體），自己認為或公開宣揚他（們）能滿足求法者所有的需要，那只不過是基於想要宰控從眾的「貪心」或愚妄自大的「慢心」作祟罷了；若雖能自知不足，卻又不免於盲目的擴充膨脹，試圖彌補缺陷以滿足眾生的需求，那就是「痴心」作怪了。須知缺陷的根源在於主事者生命基調中的質素，佛陀的偉大，正由於他是一個能在相對世間，將生命的優質能力做到全然的發揮、淨化與昇華的聖者。教化眾生的個人（或團體），如果妄求無所不能，無限供應，那無異是忘記了佛陀的教誨，也背離了法性的軌則；兩者在推出產品時，尚會界定商品的功能、市場的區隔，佛教的教化單位，豈能奢望老少咸宜、大小通吃？如果是求法者對師長（或團體）心懷這樣的期許，那請趕快打酒如此錯認的冀望。各位同學讀過華嚴經中善財童子參學的故事嗎？經中的善知識都是這樣告訴善財的：「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自己所修學的。」而童子參學的總合，正功德圓成了修道的內容，也交織映現了法界的光輝。

套用胡適先生的話：「讓誰牽著鼻子走，都算不得英雄好漢」。弘誓「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只想教大家一點防身的本領、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如果同學能掌握到佛法的核心，善用弘誓的功能，進而擬定修學的進程，並虛心向學，勤行不退，相信這兩年你一定能有許多的收穫。◎

八十二年三月五日，於台北弘誓學苑

# 浩蕩赴前程 / 昭慧

由於護教與護生常常不免招來罵聲，所以也養成了面對罵聲而無動衷的能耐，當自諷說這是因為「債多不愁」。

七十二年九月，受到上印下顯導師的護念，得以進入福嚴佛學院授課。那年，我才廿八歲。從那以後，我才得以穩定地展開研究佛法的路徑——穩定，包括環境，也包括研究方法的把握與研究態度的確立。

三十歲那年，出了第一本論文集，三十二歲，與諸志同道合的師友共同成立「護教組」，開始走出山門，與社會對話，試圖以「護法衛教」的精勤共願，轉去中國儒教文化中侮慢僧尼、曲解佛法所導致的佛教共業。楊麗托事件、思凡事件、婁童事件……一連串的行動，雖不免為自己帶來護罵聲，但確也證實一點：只要「共願」的力量夠大，「共業」也不是不可轉的。

三十四歲，馬曉濱事件的發生，使我開始跨越佛教領域，第一次介入社會關懷的事業，也由此而不得不延展為政治關懷——但那並不表示自己已認同僧尼參選民代，因為參選民代可能會使吾人無以兼顧承教師的責任；而政治關懷，亦可在不參選民代的前提下凝聚眾教民意，督促政客訂訂乃至執行有益於國計民生（特別是弱勢生命）的法令與政策。

短短的九年間，走過了學術關懷、教運關懷與社會關懷之路。算算自己已三十七歲，邁近四十大關。孔子說他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如果不是指「斷除見思二惑」，而是指人生方向的明確掌握，則自己的心情，也就應幾近之一往復的歲月裡，這三方面關懷的理念，大方向是不

會再改變的了。此其中，教理的研究與實踐，是精神力量的源源活水；尤其是佛法的深刻體會，使我無怨無悔於斯途。我在年初兩本新書的自序中寫道：

「我真誠希望：我們的護教與護生，不是從人們的掌聲或罵聲中衡量其價值的，而是在教理基礎上全心反省與實踐，不計毀譽而能毅然「浩蕩赴前程」的！所以，護教自不能「想當然耳」，要做便做；護生更不能「人云亦云」，在盲從中受人利用，在掌聲中迷失自己！」

比較此三一治學、護教與護生，不能不說，治學還是最容易的。因為：只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則咀嚼法義，消化資料而筆之於書，畢竟是個人作業，不幸涉到太多人為因素（但書報的編輯、校對與發行，又是另一種集體事業了）。而護教與護生，則每每引生爭議，牽扯到的人事因緣也大為複雜，所以困難與挫折也就巨大而繁多。

但是，在實際的參與過程中，個人在法義體會的收穫上也最大。年初在華雨精舍，我向導師報告了自己在這方面的心得：

「過往在山中研教，雖然知道有「菩薩道」，也對大乘法義如數家珍，但面對生命的根本缺陷，以及無涯無盡的眾生界，總有深沉的無奈之感；直到從事護教與護生事業，感受到生命之中有股力量源源而來，感受到共願同行扭轉共業的功效，這才真正踏實地肯定：「菩薩道」是有的，也是可以走

得下去的！」

三天前，在埔里圓通寺旁，有幸聆聽明法師「動中修」與「靜中修」利弊得失的開示。仔細想來：動中修的人間比丘與靜中修的阿蘭若比丘，各各呈現不同的生命情調，佛教如果沒有這兩種修行風範的調和，也就不會這麼多彩多姿了。山中靜修的歲月裡，我充實了自己的教理基礎，走出山門後，尚幸時時以「般若為六度之母」深自惕勵，所以還沒有被菩薩道中原生的回饋拱得「忘了我是誰」，對那些諸如名利權位之類誘惑人眼目的世俗榮耀，看得非常淡然；這絕不是因為自己有多大的「道行」，而是深知它們會給自己的心性帶來多大的束縛，給平靜的生活帶來多大的干擾。想到這些束縛與干擾，就無暇沈溺其中，貪戀名利權位的滋味了！

另一方面，由於護教與護生常常不免招來罵聲，所以也養成了面對罵聲而無動衷的能耐。當自諷說這是因為「債多不愁」。所以「逆境」未始不是心性涵養的培上因緣！

再從事社會關懷也使體會到一點：面對休閒養生福報與族羣利害的課題時，我們絕對不可能維持「中立」！「中立」並不都意味著「超然」，有時只暴露出我們的懦弱與自私，而且原是想讓兩邊討好或在夾縫中

求生存，卻可能被兩邊都視為「騎牆派」與「投機分子」。可悲的是，有許多自命「現代」，而對「保守傳統」的佛教及僧團惡毒抨擊不遺餘力的人，一旦面對利害利害時，立刻發出更加封建保守的「不介入」、「不參與」之論，試圖為自己的「不勇敢」、「沒擔待」而大大擦抹粉一番，這使我深深感覺：有立場的人比沒立場的人，還是可愛多了！最起碼心理與言行，顯得光明磊落，而不暴露閃爍其辭與前後自相矛盾的短失——這是我讀近兩期「現代禪月刊」有關「參政」話題後的一點小小感想。

所以，孔子的「聽其言而觀其行」，是不無道理的！保守抑或先進？傳統抑或現代？不宜在漂亮的辭令裡觀察，而且在實際的行為中判斷。

三十歲以後，漸漸在因緣的促合下邁向菩薩行，也在菩薩行中體會到：悲心可以增強個人的耐力，可以結合同修者的共願；耐力與共願不但轉去許多個人的障礙與羣體的共業，也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與智慧，去辨明哪些人是真正臨事「義無反顧」的，哪些人是臨事不免「色厲內荏」的。要如何對這後者的「可惡」之人產生毫無遲疑的悲憫之心？這該是對將邁入四十之年的我一個很大的考驗吧！幸

轉載自第一六二期「普門雜誌」



## 法義釋疑

／悟 泓

問：一個人愛幻想是否為業障現前？

答：嚴格說來，一切有礙於解脫道或菩薩道之修行的身心三業造作行為都可說是業障。「幻想」其實就是失去正念，幻想而至於「愛」的程度，可見習氣是相當重的。不過，通常學佛行者把業障現前，當做口頭禪，並沒有真正了解業力（習氣的影響力）的來龍去脈，反而因為一句「業障現前」而錯過了可轉業力為念力的契機。幻想的習氣仍離不開因緣——一意根與無明亂之境（法）的合和相觸。不斷觀察這樣的緣起幻想習氣，其自性本空，久觀成熟，習慣漸成自然，幻想就不再是幻想，而成了正思維、正念，業障自然消除。

問：打坐時起妄念，是否該中止？怎樣消除？

答：同樣的問題可再至其它道場請教有經驗的禪師或善知識，我的回答謹供參考：  
①一開始學打坐就想要消除妄念是太急了，這樣的念頭其實就是妄念。  
②一打坐就發現妄念紛飛是正常現象。平時不打坐並不表示沒有妄念，只是沒有察覺到而已，打坐之後察覺妄念是一種進步。  
③想要中止妄念，宛如揚湯止沸，雪上加霜。  
④那該怎麼辦呢？不妨思維：緣起的妄念本不生滅，何必消除？

秋風落葉亂成堆  
掃去還來千百回  
一笑還歸閑處坐  
任它著地自成灰

看著你的妄念，不必迎接，也不排拒，更不必歡送，只要看著它。燈一亮，黑暗不就沒了嗎？除了光亮還有什麼可以「消除」黑暗呢？

問：在梵唄唱誦時，氣息沒有調勻，會造成什麼影響？

答：我的梵唄不是很好，不太可能週詳的回答。不過基本上，氣息沒有調勻，梵唄是唱不好的。不但是梵唄，任何事情都是如此：靜坐、運動、爬山等等，那一件事不是需要氣息調和才能持續或是得到最佳效果呢？如果只用喉嚨來唱梵唄，可能較容易造成上氣不接下氣的現象，可試著練習腹部呼吸，讓聲音從小腹下方出來，應可改善你的氣息狀況。

問：以佛教徒之立場，是否可對天主教或基督教做布施？

答：基於眾生平等的觀念，佛教徒當然可對基督教或天主教做布施。但無論是對什麼人有施，不要忘了智慧的判斷與抉擇，以及隨分隨力和隨喜的心。若能時時體念「三輪體空」，則「施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住於相而行布施，即是菩薩行布施波羅蜜一到彼岸，這個很重要！

## 法林珠璣



《基礎佛學》

- △如來：面對自己本來面目，如其本來。
- △因緣具足，果報就生。
- △出家的用意：捨事時樂。非時之樂—少味多苦，少利多難。
- △三種僧：學問僧—戒之在「慢」。修行僧—戒之在「怪」。事業僧—戒之在「俗」。
- ~印順導師~
- △出家並不代表在末時的煩惱都可迎刃而解。二者之不同不在有無修行，而在於：(一)生活方式不同 (二)形象不同
- △出家五種淨德：
  1. 發心離俗，懷恨道故。
  2. 毀其形好，應法服故。
  3. 永割親愛，無適莫故。
  4. 委棄軀命，尊崇道故。
  5. 志求大乘，欲度人故。
- ~福田經~
- △如實讚嘆。
 

「偏有所愛，不見實過，只見其德；偏有所瞋，但見實過，不見其德；若愚癡多，不能如實見其好醜。」
- △供養—①隨分隨力。②隨喜。③無分別心。
- △我能一無所有，才能無所不有。如果一有所無，難得所有不無。
- ~劉大白~
- △「智不住三界；慧不入涅槃。」
- 究竟的慈悲，還在於「空」。

△「從事弘化，不權巧，無以收橫折。譬醫瘵疾，必察所患與藥。墨守一方，而醫百千種症，人將被其殃。」

「不有方便，於世法亦有所難行，喻一晝夜，實非日月升落，語人日時，必稱曰此一私轉，人將笑其類。」

~李炳南老居士~

△我怎麼講，都是我的，經由你的思考，才會變成你的。

△無盡生死，就從今日了多。

## 《經典導讀》

- △「詩者今生讓已遲」，此乃宿世果劫的因緣。
- △「遺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拿出追求五欲之積極勇猛心，來追求佛法，佛豈不成？
- △不是人間間不得，真是人間事等閒。
- △「什麼事都可做，但並非每件都有益。」
- △善待自己的良方：坦然面對自己的缺點或痛處，怕痛，便睡不得，卻又怎樣也躲不了，唯有幽默面對它，超越看破它。
- △寧坐蒲團餓斃死，不做世俗應付僧。
- △學佛最重要的不是你聽到多少，而是你體悟多少？實踐多少？
- △權利是隨人類的進化而進步。
- △學佛不怕慢、只怕站（停止了）。

## 《唯識經論》

- △「譬如勝義超一切尋思境相」
- ~解深密經~
- △「因地不真，果遭迂曲」，誘因最猛處，當是傷痛處。
- △眾生的共業，必需由共願來轉化。
- △「走到那兒，就到那兒，何必瞻前顧後呢！」

## 《共修課》

- △六根「看到了什麼」和「感覺到什麼」很不一樣！以及「敘述出來的世界」也很不相同。
- △學習敘述客觀事實，不做情緒的反應。
- △「眾生心垢淨，菩薩影現中。」

# 班務要紀

蘇佩芬·李鳳嬌輯

82. 1. 3 第一學期，寒假開始。
82. 2. 1 組員重新編組（由三十七組縮編為二十七組），並由新任小組長通知組員；新組別及開課日期。
82. 2. 7 由康樂柯達雲總策劃，總務吳聲敏及雙林寺陳強樞師兄共同規劃，經過一週的籌備，開學首「收心操」—「佛一共修」，如期於桃園雙林寺舉行，學員共七十多位參與。共修氣氛莊嚴肅穆，學員均感法喜充滿。
82. 2. 10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開學，並舉行簡短的開學典禮。重要事項如下：  
 (一)弘誓通訊創刊號出刊。  
 (二)弘誓學佛班，更名為「佛教弘誓學院」。性廣法師並於典禮中說明改制原因，及改制後之未來展望。  
 (三)上課場地固定至「台大校友聯誼社」四樓會議室。  
 四說明更換場地由建南活動中心至「台大」的原因，並報告班費收入現況評估。
82. 2. 14 聯德社區社服，聯席會議
82. 2. 28 小組長訓練：於弘誓會館舉辦一整天緊湊的課程。由性廣法師講解「辦學之宗旨、目標與定位」，並邀「團體動力協會」六位講師帶領小組長分組討論，及「團體動力學初識」。並由組長與幹部相互分享

經驗；再由性廣法師「談僧團羣己淨化之法門—觀悔、布薩與羯磨」，最後階段為座談會，由小組長就一整天的訓練，彼此交換心得與回饋，並提出改進意見。小組長們於一天課程中個個勤奮學習，充份投入課程中。

82. 3. 7 幹部行腳因故取消。
82. 3. 10 因大部分學員已加入關懷生命協會成為會員，今於共修時間播放「鹿耳門天后宮文化季「瘋春雞」虐待動物事件特輯」錄影帶，期望學員從中了解事件過程及原因。
82. 3. 13 關懷生命協會義工聯誼：會中觀賞「解放動物」影片，並進行研討分享，會後聚餐。總上約有三十位學員參加。
82. 3. 14 福德社區社服：參加同學僅十位—希望同學踴躍參加，以行動實踐佛法。  
 聯席會議通過，於每次會議後安排專題討論時間。本次由吳聲敏、蘇佩芬二位同學分享其參加「觀音七」及受「菩薩戒」之心得與感想。
82. 3. 21 第二學期第一次全班聯誼。地點：汐止新山—夢湖。天公作美，三十幾位學員於微晴涼爽天氣中，飽覽湖光山色，身心舒暢！
82. 3. 29 學佛班支援「星橋愛心服務協會」『不要忽略您的愛』—街頭義賣活動，由社服組林義勇及廖家慶同學帶領十數位同學，於萬華龍山寺附近，義賣卡片、貼紙及華航客機用餐具庫存品，協助籌募兒童、青少年、孤苦老人及志工培訓相關系列活動之社會服務基金。於料峭春寒中，散發愛心，「引導更多的人關懷社會，美化社會」！

# 財務報告

(82.1~82.3) 杜淑真 製表

摘要名稱	小計	合計
上期結存		342,434
收入部份：		
維持經費	545,045	
利息收入	3,726	
收入合計		548,771
支出部份：		
場地費(12次)	114,847	
其他支出(弘誓會館修繕分費用85,343)	121,588	
文具用品	1,441	
講義製作	2,000	
水電費(81年12月份及82年2月電話費)	2,368	
機謀法師車馬費(3位×3500元×3)	31,500	
郵電費(寄通訊)	798	
義工車馬油面費	25,500	
印刷費	6,400	
支出合計		328,563
累計結餘		59,211

※感謝某不署名同學贊助通訊編製費5,000元

## 活動預告

82. 4. 11 福德社區社服，聯席會議：討論專題：「以法為贈禮」，並邀第一、二組列席參與
82. 4. 17 幹部共修：齋食法會—雙林寺
82. 4. 19
82. 4. 28 調課，上「基礎」與「經典」
82. 4. 30 停課(最後一週五)
82. 5. 2 幹部行腳—孝子山
82. 5. 9 福德社區社服，聯席會議—班級新幹部提名
82. 5. 26 調課，上「基礎」與「經典」
82. 5. 28 停課(最後一週五)
82. 5. 30 第二次「志願共修」—雙林寺
82. 6. 6 幹部行腳
82. 6. 13 福德社區社服，聯席會議—推舉班級新幹部



# 俯視無常的深度

## ——雪山夜死生來回

／悟泓

### 體會死亡的機會

行者面對死亡時的不懼、不疑、不悔，幾乎為每一位出家人所景仰，或者列為修行的主要目標；但生死關頭的真正考驗，一生之中，只有一次。只有一次的考驗，似乎沒有機會嚐試，只有靠觀想來模擬一番。再不然就是在風雲際會的因緣中，參加體會了。元旦期間與一行十幾位同學前往攀登雪山，相當程度地讓我體會了死亡降臨時的面對。

印順導師在妙雲集「戒律之道」篇中，提到：「隨業報善惡，五趣常流轉，隨重或隨習，或復隨隨念」，說明死後往生趣向的決定因素有三：或是隨著重大的善業或惡業；若無重大的善業或惡業，則隨平時不斷養成的習氣；再不然就是隨著念力。那麼我在失溫的情況下，精神與體力都已接近崩潰前想的是什麼呢？

### 死前的最後一念

踏進「三六九山莊」之前的那一刻，我並不確定到底發生什麼狀況，但記得心裡曾經閃過一個擔心的念頭——擔心自己如果昏迷可能會很難看……

這樣的擔心當然只是一種掛礙，如果我早知道一個人在「失溫」的情況下昏迷或睡著的話，就永遠不會再醒來，我是不是只會擔心這樣的一件事？換句話說，我還會只擔心自己「死」時的樣子好不好看嗎？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不敢確定。不過，我敢確定，只要還有這樣的掛礙存在，我就還沒有能力在生與死之間來去自如！如果把回憶再往前推一點，從開始感覺自己體溫太低而不對勁，到終於重重地坐在冰冷的雪地上等待救援，其間有一段不算短的心理掙扎——不要成為隊友的負擔。到最後，背包再輕都是負擔，我才接受自己可能會「出事」的想法。

### 隨著死亡只是一層雪

由於發現「手機」失竊，呼叫無門，我請隨行陪護的林園政居士回頭去找柯連雲。他放下背包一擲煙似的鑽進黑森林。剎那間，週圍變得一片死寂，一個念頭閃起：我似乎做了一個危險或是錯誤的決定——這個時候，不是最忌諱落單嗎？

或許是這樣一念的警覺，反而激起我的求生意志。想起原本前天中午要在「七卡山莊」做個簡單的念佛共修，迴向給以前在雪山遇難的队友，卻因行程延誤而沒有做。沒有告知他人，只在心裡盤算著：下山時到「七卡」再做好了。此時想起是因下意識感到「死亡」好像跟我很接近。眼睛睜大盯著前面看，心想：不知道有沒有其它的「眾生」在「迎接」我？念頭轉得很快，但時間過得很慢，眼前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異象，只有一棵棵黑黑的冷杉立在白白的雪地上……

只有這樣的念頭嗎？也許間或有些「觀世音菩薩」的

聖號出現，但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沒有擔心，沒有憂慮，沒有捨不得，沒有想到學佛理，沒有想到父母。但既然我在下意識已知道面臨死亡的威脅時能如此自在，為什麼卻沒有能就這樣「自在」的走？那該也是很「美」的走吧——在雪山的黑森林道上「圍家」！隨著死亡只是一層雪！隔著山谷有對面品田山的峻秀！我下意識的睜大著眼睛——雖然只是愈變模糊的看，至少沒有讓自己「睡」著。這一幕「意志」與「死亡之威脅」的博鬥意象，值得深深保存在記憶裡，那該是修行者面對死亡時，最不易把握的無明與盲動。要「死」也由不得你，不該活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能抗拒？在生死間來去自如，這是多少修行人的夢想，談何容易？而我有幸能這麼快有機會品嚐自己的失敗，並記取教訓！

### 你不能睡

林居士趕回來了，他已告知柯連雲我的背包放在原地，而山莊那邊已有人上來支援。我們開始一段「相依為命」的艱鉅行程。他不斷提醒我不能睡，我則不斷藉著回答他來提醒自己要繼續走。這樣的一搭一唱，現在想來有點好笑：一個無意識的問，一個無意識的答。但

當時若沒有這樣不斷的提醒與對答，我想很難走完回程吧！

中途，從山莊趕來救援的三位菩薩碰到我們，我第一次聽到「失溫」的字眼。讓我喝了二杯溫熱的薑汁後，三位救援队友繼續往黑森林走，因為後面的隊伍更需要他們，而我還能自己走。「快到了！」他們說。但我知道即使出了黑森林，距離「三六九」還有一段路要走了！

終於出了黑森林，「三六九」就在山腰間。雖然愈來愈近，走起來卻像愈來愈遠。幾次踉蹌跌跌，一屁股坐在石頭或草叢上，閉眼想睡。林卻顯不得快我，只是不斷的說：「你不能睡！」

### 你不能死？！

走完最後一個之字形山路，「三六九」已在正前方。「該有一羣人焦急的在等待吧！」但黑色的眼皮密密的裹住聲音和燈光；聽著得很。而記憶中林居士的最後一句話則是：「看吧！寇師父，我們走到了！」然後他推開「放」在前面聊蔽風雨的山莊大門，我好像電影中的主角，走過等待已久的羣眾。他們站在兩旁，眼睛看著這個好像塵劫歸來快要「終結」的人，走過一個人身後，那個人就從

後面準備做接人的動作。大約走過十幾個人後，左邊一掛人似乎一剎時讓開一個位子，我聽到要我坐下，有許多人是在叫要我快坐下。「啊！太棒了！」下一個念頭和動作是「睡呀！」然後，然後「轟！」整個山莊好像就爆炸了，他們大夥七手八腳的處理我這個「炸彈」：搓頭、搓手、搓鼻子、拉耳朵、脫鞋子，要我喝熱湯一碗我，只想睡。只奇怪為什麼這麼累他們不讓我睡！

突聲醒幾次問我「觀世音菩薩」有幾個字？我也認真要數，還沒數完，另一堆話又出現：「寇師父，你不能睡（意思是「你不能死！」）你還有事要做……」

「你不能死！」那是大家焦急的心念。但如果我真的非死不可，焦急的心念也許無絲毫幫助。如果我不能把握自己的死與不死，也就不能在當下使大家冷靜，焦急沒有用但畢竟把我救活了。出家不能保證沒有掛礙，但這次至少我體會到了不論是什麼樣的因緣圍繞，自己的正念最重要。死亡的考驗何等嚴厲！因此，體會接近死亡而又沒死的經驗豈顯珍貴。◎



# 當客觀現象 遇到主觀意識

第十組 王建林

學佛行者，如何將佛法實踐於生活中，是極為重要，也是令學員們最感困惑且不知從何下手的問題。有感於此，廣師父於三月三日的共修課程中，輔三位學員演了一齣短劇，讓同學們去感受與體會，然後將感想記下來。由同學因外境的感受，以了解自己在相對境界時，所看到的及所想的是什麼？為我們生活中，因自我的主觀意識，而造成對外境的偏頗領受，以為自我反省的警悟；我想，這是相當重要的。

短劇的內容是：當一位「大人」帶著一位小孩去求醫，從小孩子的掙扎不從，到護士的利誘善導，在小孩因不願打針、要賴、抗拒逃跑而結束了這齣短劇。師父要每一位同學描述所看到的內容。同學的反應相當熱烈，且所記下的感想也就個人的體會而不同；有的為它編劇情；有的以佛法來闡述劇情；或完全以演員的表演好壞來考量，或依照劇情而感受，更有不但自編劇情，且為其加註腳、評鑑的。其中以佛法闡述劇情而引喻者最為普遍（佔44%），依照劇情去感受者為次（佔38%），而這些感受，大多數是以主觀的立場去描述的。

由此次的課程可看出，同樣的劇情，同學觀實後，卻有完全不同的體會！有些同學對劇情的闡述，更是稀奇古怪，不一而足；且竟有著完全相反的看法，有認為護士的表現是充滿愛心與忍耐的，卻有同學認為她在生氣、罵人。有人認為「大人」對小孩的病情既擔心又關心；卻也有同學認為他此欺又沒有威嚴。有人感到小孩子是無理取鬧，也

有認為他有恐懼的感受，或認為會因疑慮而不肯接受治療。如此呈現兩極化的感受，是頗為耐人尋味的，更值得每位同學深思。而在這樣的「事實」中，我們又體會了什麼？它跟我們在「佛法的實踐」上，又有什麼關係呢？

最後，廣師父開示：「我們每天真正用的是什麼面目去面對生活，去面對大眾及處理事情？有時我們常會因別人的一个動作，一句話、甚至一種行為，造成了我們心情的波動；而或許它只是別人的習慣動作或行為、言語而已，可是，我們卻用主觀的意識去判斷，去加以解釋、理解與消化。其實，這與「事實」根本是完全走了樣，因為這其中加入了我們大多情緒的變化與因對象不同而產生的分別。而我們就依著這些感受產生了「喜、怒、哀、樂」，把原本單純的事件複雜化，然後加以延伸，也以此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與爭戰，此其一。其二：原生的情感是累積性的，這些情緒變化，將會隱藏於我們的心識之中，形成我間成見及仇怨的因素，曾因緣成熟時，也將是惡果的來臨時。而這些原生的無明妄動，我見的執著，到底是人與人之間恩怨情仇、牽扯難解的永遠夢魘啊！」

在生活中，放下自我情緒的聲容及主觀的判斷，是學佛行者相當重要的課題，當然也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情緒與主觀早已成為眾生生命的一部份，逆性而為，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否則成佛豈非隨意可成？

還其本來面目，需要放下自我，需要不斷的反省與思維，站在理性的立場去面對人、事、物，客觀的去看清它，清楚每一個念頭的升起，在每一個境界現前時，都能了了分明，念茲在茲；如此，才能在佛法中，確實的去體會與實踐。◎



# 跋涉取經途

第二組 陳月星 蔡元榮



本學期經典導讀課程，廣師父為我們介紹漢文聖典的翻譯過程，同時對譯經高僧的偉大貢獻有非常詳盡的說明，對於求法高僧的感人事蹟，亦有生動深入的介紹，令聞者宛如進入時光隧道，倒回到南北朝及隋唐時期，深深的感受到當年求法者的那股熱忱，以及為法犧牲奉獻的精神。

法師引述闍那崛多傳云：「登陸跋涉，三載於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歿，所餘四人，僅存至此。為了求法，十個人出發，只有四個人回來，那是多麼的壯烈感人，現今俗人又有誰有此利他忘我的精神呢？」

西行路途的艱困，在法顯傳中可如實看出：「……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見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那地險萬狀的艱途旅程之不令人悲涕交橫。而這種法顯大師們須「任緣委命」勇健前行的道路，就連漢初的探險家張騫、甘父等亦不願行走。

而這些為求取經典而慷慨向前的僧侶即使不命喪中途，千辛萬苦到了西域天然，尚須面對語言能力的問題，不能適應食三淨肉

的問題（大唐西域記中常提到「食雜三淨」），并漂泊異鄉僧侶，我們皆能感受到他們所遭受的痛苦。

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他們冒險西行呢？鳩摩羅什曾對其母親言：「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布，能洗滌曠俗，雖使身當爐鎚，苦而無恨。」當我們手捧著一部經典時，想到是由無數位「雖使身當爐鎚，苦而無恨」的高僧所完成時，頓時如捧千斤的黃金，能不奉誠恭敬的予以護持嗎？

一部漢譯經典的完成，是一輩不畏艱險而求得梵文原典的行僧，以及精研佛理及具有深厚文學修養的專家共同努力的心血，也由於當時在這種求教熱忱鼓舞下，使佛教能在中國生根，而且融匯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份。同學們在聽師父講述時，不要當你在聽歷史故事，在精采的故事背後應再作更深一層的體悟。如此，對於熟口成誦的「皈依三寶」、「見經如見佛」，以及開經偈中的一句「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應會有不同的感受！◎



佛一對我而言是很陌生的一個名詞。由於環境使然，雖接觸佛法數年，卻從來未參加過念佛共修，今有幸得三寶加被而參加此次共修會，感觸五味雜陳。

參加此次共修會，意願並非很高，以致二支香茫然而過，心未能繫著佛號，口未能佛號不斷，身未能安然處之，一面想著要離

開，但另一面又捨不得離開這座莊嚴的道場，幸好道場的一條「不可半途離開」的規則把我給圍住，否則我就不能體會到念佛的那份法喜與清涼。

上供念佛養心時，心中油然而生起一股懺悔心，淚水湧然而出，心想：何德何能用這一餐飯，這麼多人來成就我的道業，而我竟然還在猶豫不來，甚至要離開，我是何其愚痴，真該下地獄！心中的激盪久久未能平靜，尤其當法師替我們送來飯菜時，那份慚愧心更重，眼淚如雨般汨汨而流。一向在講堂是那麼莊嚴、那麼專責，此刻卻背負下法師的莊嚴儀表，為一羣茫然的眾生行堂，此種慈悲為懷、眾生平等的情懷與舉止，深深震撼我心！即使此刻心還是激盪的，眼淚還是不爭氣的流。

中午休息時為調整自己的思路與情緒，故於第三支香時能老實的念佛、觀想、懺悔。以前在課堂上共修懺悔，觀想家人與我在一起念佛，我對他們求懺悔，眼淚就不爭氣的流。這淚是因為覺得自己受委屈、受苦，是悲從心來而哭，幸至誠的觀佛流淚；但此次佛一的第三支香，我依樣求懺悔、觀想，卻感受到一片清涼、光明、法喜充滿，他們不再圍繞著我，我也不再是圓的中心點，他們在我的前方，人數由幾個增加到數十個，個個是那樣的虔誠，那樣的慈祥與端，接受我為過去世及今世所造的業而求懺悔，感覺過去所結的惡緣也皆消除。

大迴向繞佛時，眼睛緊緊盯著前一位同學，不敢掉以輕心，「深怕跑錯一步，即會落入地獄，而後面的同學也隨著我的分心而入地獄故有種使命感，提醒自己千萬不能跑錯。

此刻才感覺到自我的重要，切不可因一人之錯而延誤到眾生，由此可見，每位眾生皆是重要的，都有環環相扣的關係。

我已浪費掉無數的生命時光，此次的佛一讓我對生命重新做了評估，並深深體會：即使是一塊很普通的木材，也能將之燃燒，照亮黑暗，指引眾生。\*

## 「武藝中的禪」 讀後感

第十組 陳錦馨

編按：泓師父學過西洋劍，且曾表示在學生生活中，對練劍擊劍的酸甜苦辣感受深刻，影響良多。「除了手中有形的劍，心中還要無形的武器」——「武藝中的禪」，似曾相識！這對學習中國劍多年的藝藝也該有些幫助吧！

把「武藝中的禪」看完了，心中有許多的感觸。

之前，對於「禪」的印象，就是打坐——單純的打坐，圓寂空空的打坐。但看了這本書，卻有驚奇的大發現。「禪」！我想是一種精神吧！偉大的禪師在打坐時，想必是在思索許許多多事的。打坐結束後，也會把武藝的精神給探討出來，然後發揮在武藝及生活上。其中有篇文章給我的印象很深：「空出你的杯子」——其實，我覺得一個人是擁有許多甚至無限個杯子的。這個杯子裝滿了知識經驗時，是不是就可以再拿另一個空杯子來盛呢？常常利用舊杯裏的東西，但也時時不忘要盛滿下一個杯子，就像我們學任何事一樣，知識是永無止境的，認為自己學而有成的人，永遠都會是知識最淺薄的人。

常常懼怕功夫課，因為上一次功夫課，對我來說就是一次折磨，一次一次的反覆動作，一遍又一遍的高難度動作，常使生理及心理上感覺非常的疲憊。學武將滿三年，不知克服了多少的心理障礙，也不知因練武而逃過多少小病的折磨，但要說到武藝精神，學到的莫過於「忍耐」了——我想，這大

概是學習任何技術的基本功夫吧，不懂「忍耐」，要想學有所成，是很難的。常在安樂中享受的我們，在學習每件事之前，總要忍過許多的不適與難受，才能夠真正的學到善學與精神。

在日常生活中，難免會遇到不如意的人或事，但因生活在情緒緊張的都市中，許多人也無暇控制自己的喜怒哀樂。常因一時的情緒失控，而把心中所有的不滿表現出來，這樣常常帶給別人不悅，也給自己帶來不便——包括我自己，也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緒，所以我又上了一課：學會怒而不動，才不會傷害到別人及自己。當然啦！收穫最大的也永遠是自己。練武也一樣，練武的目的是要學習它的精神，學會接受——接受別人的憤怒，接受別人的攻擊。以前認為練武的目的就是強身、防衛，現在我又知道了，其實練武的目的，就是它的精神吧！

很感謝泓師父借給我這本和我有密切關係又不厚的書。書中提到許多的精神，雖然我沒有辦法把它通通都裝進我的空杯裏，但我會珍惜杯裏所擁有的，並且盡可能的應用在生活上。\*

### （泓師父批）

一注意到「空杯子」的概念很好，但不是數量的問題。能空的話，隨時隨地都是可再裝水的杯子；不能空的話，一百個杯子也沒用！保持開放的心靈其實就是一種實踐。建議你再思考多一些：什麼樣的情況下，你覺得有「空」掉了你的杯子？

二怒而不動？是不是真的「忍耐」？或只是壓抑自己而已？「壓抑」其實也不是真的「不動」，只是向內動——激動，而外表不太看得出來（意思是，用心觀察是看得出來的！）所以問題不在於「不動」，而在於如何「不動」。學佛的關鍵在此，想想，「動而不怒」的境界如何？

欣聞印順導師慈悲加被，願為學院的導師，為此福德因緣，我們皆當合十拜謝！

## 編後語

從「弘誓學佛班」到「弘誓學院」的改變的是什麼？只是名字嗎？「體制」的改變之外，更重要的是「體質」的改變！如果弘誓是一方建築，我們便是其鋼筋、樑柱；如果弘誓是一個人，我們便是其骨架、血肉。須待體質紮實穩固，這體制方不流於「虛胖」。但願我們都有此共識，努力向佛學習，悔過修行，顯「身當鐵漢」和「苦面無恨」！

「雪山行腳」我有幸同遊，再讀泓師父「俯視無常的深度」札記，卻如當頭棒喝，並想起釋阿含經中的一段話：「我與同遊，常護三事：一者即象，恐失正道；二者鐵心，恐生染著；三者護持，恐其顛墜。」（第三十卷）行腳，不是遊玩，是修行；而修行，豈是易事？！

感謝法師賜稿轉載，及同學的提筆助陣。弘誓通訊乃學院師生心志抒發的園地，竭誠邀請您加入「作者羣」，以文字為犁鋤，齊耕良田。懺悔、發願、迴向，是學佛人日日不可忘的功課。而您每天發什麼願呢？下一期的專題：「跟佛陀說話」——期盼您的賜稿！\*



第二期 1993年4月

學院導師  
發行人  
編輯群  
聯絡處

印順導師  
性廣  
「弘誓通訊」編輯委員會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99巷  
1弄12號

電話  
F A X  
封面說明  
打字排版  
影印裝訂

(02) 7782440  
(02) 7784742  
幹部行腳：雪山  
希興 王惠芳  
大手印 賴榮豐



